



绚烂飞扬

[日光倾城]

第十四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

似水的青春，如火的梦想，多彩的记忆，流浪、叛逆、沉沦、狂欢……第十四届新概念获奖人气作者新作，2012最不可错过的青春文学盛宴！

李明生 / 主编

· 精华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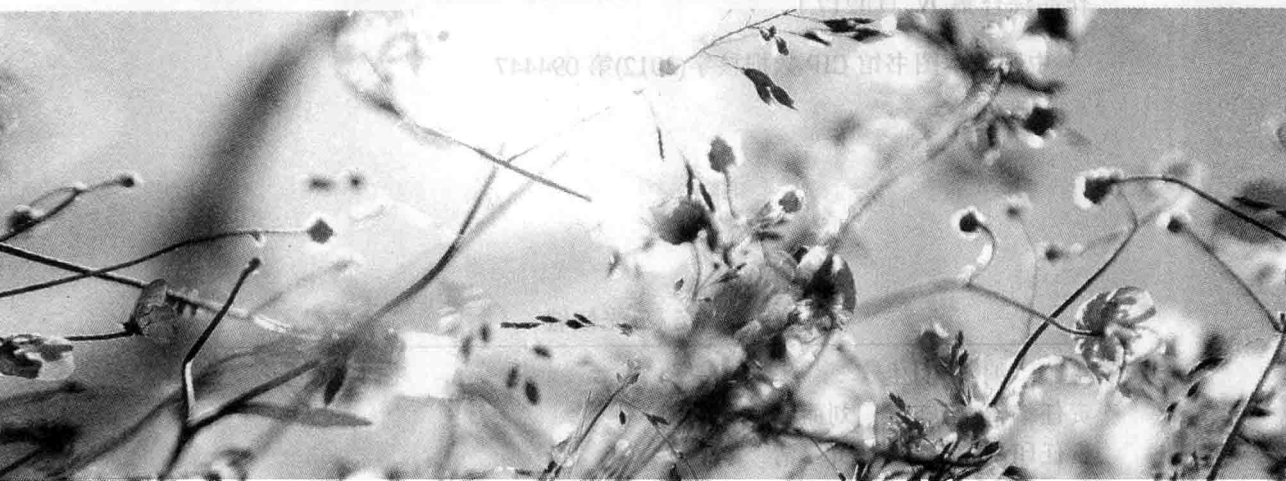
纯爱……

流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绚舞飞扬 [日光倾城]

第十四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精华卷)



李明生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绚舞飞扬·日光倾城 / 李明生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04-2864-7

I. ①绚…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4447

绚舞飞扬·日光倾城

主 编:李明生

责任编辑:余守斌 刘丽刚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7.75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2864-7

定 价:28.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第一辑 最初那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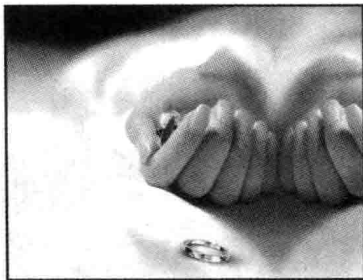
002	烟花忘记了 / 王天宁
007	伞下亲人 / 大荷
018	清和 / 王苏辛
037	轻言晚颜 / 苏艾曦
048	樱桃记得一切 / 王天宁
055	七仙女 / 靳新
062	祭青春 / 赵丹盈
068	想起 / 王天宁

第二辑 时光彼岸

076	圣堂之门 / 赵丹盈
080	植物链 / 王君心
088	彼岸 / 王苏辛
095	那些踽踽独行的午后 / 麦苑
100	别来无恙 / 陆俊文
106	孤之岛 / 苏艾曦
114	雪落人间 / 王天宁

第三辑 浮生梦蝶

122	浮生梦蝶 / 朱蓓
127	画室里的梦 / 王君心
135	清浅时光如梦来 / 赵丹盈
138	苏默葵回到了原点 / 苏艾曦
151	冷月葬花魂 / 李伟松
160	听见水语 / 王君心



第四辑 清夏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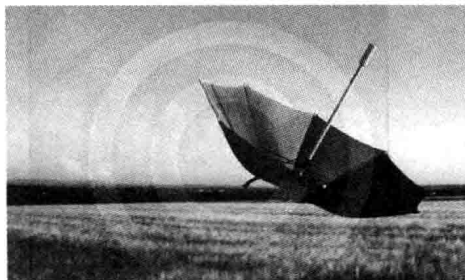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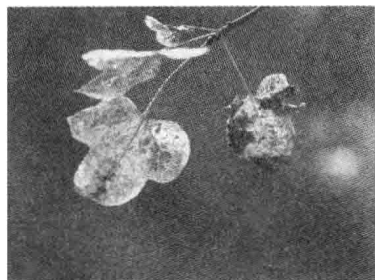
- 166 知觉 / 陆俊文
176 香草美人 / 大荷
182 季末温存 / 赵丹盈
187 我在你的心里、流离失所 / 赵丹盈
190 遇见 / 王君心
198 往岁流光 / 赵丹盈
203 城里人 / 陆俊文

第五辑 时光不单行

- 212 那年冬天那场雪 / 王天宁
225 命运的计算 / 王君心
233 叶子 / 王天宁
241 太阳落山了 / 王天宁

第六辑 安祭年华

- 252 烟雨江南 / 李思奇
255 杀死秋天 / 陆俊文
266 改变 / 麦苑
269 一笑生死 / 李思奇
274 那条漫过青春脚踝的河 / 穆佳琛





第一辑 最初那些年

烟花忘记了

伞下亲人

清和

轻言晚颜

樱桃记得一切

七仙女

祭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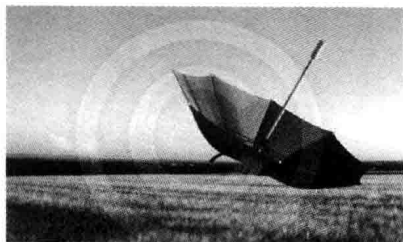
想起

烟花忘记了

文/王天宁

王天宁

男,汉族。1993年1月25日出生于山东。13岁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在《格言》《意林》《萌芽》《青年文学》《儿童文学》《美文》《求学》《少年文艺》《读友》《中国校园文学》等文学类期刊杂志发表文章上百篇,并在《济南时报》《济南日报》开设专栏,并有多篇文章入选各大文集。曾荣获第十一届、十三届、十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五届冰心作文奖高中组三等奖。微博:<http://weibo.com/wangtianning123>





对烟花的印象，一直是“升上天空后爆炸，绽放成花朵的形状，同时伴有轻微响声”。在新年或节日庆典，他反复出现。

多年后我站在寒冷的夜空下，仰起头，烟花在眼前爆开。只是视角不同而已。他的颜色、形状，一成不变地铺展在眼前。

升腾的、升腾的，夹杂地面上的鼓掌欢呼。五颜六色、闪闪发光。像一颗小小的种子飞入天空绽成花朵。无论站在哪里看，烟花都显得热烈而壮观。

然而我自小就是喜静的人，对烟花爆竹之类的毫不在意。“大年三十”或“破五”的晚上，爆竹声响成一片，很吵，我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有细微的冷风吹进房间。起身关窗时，看到外面是一整个被烟花映红的天空。

想来烟花似乎是美妙的。如果没有乱七八糟的鞭炮声，他在空中默默开放，默默陨落。他打开时是庞大的闪亮球体，像眼睛一样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世界。若这时拥有轻微的叹息，烟花便有了热度，逐渐温暖起来。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烟花是冷的。

他在空中被风吹得偏移了位置。有的沾染满身冬天的潮气，未爆开，就早早坠落下来。在黑暗中看到微红的小光点，无限遗憾地落到半空，寻不见踪影。那都是夭折的烟花。

烟花留给我最初的记忆，不是美好的。

很小的时候，爸妈带我去潍坊，恰赶上当地风筝节。四月时晴好的天。夜晚



004



日光倾城

降临后有明亮的星星，夜不那么黑，星星映照处透出微微的光。满天能发出夜光的风筝，像龙一样盘旋飞舞。流光溢彩，在夜里深深浅浅的绿色。或是安装小小的灯，闪闪烁烁，是另一串星。

庆典结束后体育馆上空燃起烟花。爸妈坐在我旁边，四处是响亮的欢呼喝彩。我扬起头，大团大团的烟花仿佛要掉下来。不知是因为恐高还是什么，烟花跟着微凉的天空一起旋转起来。

我抓住爸妈的手，大声嚷嚷：“烟花要掉下来了，要掉下来了！”

说话间，真有细小的物质落进眼里。我以为那是烟花的粉末，嚷嚷得更起劲。那一刻是恐惧的，我思索着巨大的烟花砸在身上，人会被烧成什么样，不禁把头埋进妈妈怀里，小声嘟囔，似乎还流了眼泪。

“没事的，别怕啊。”

不知是我爸，还是我妈，把手放在我背上。拍两下，顿一顿，又拍两声。我听到我妈的轻声安慰，渐渐安静下来。

后来我爸又摸摸我的头，叫着我的名字，让我往上看。

我不敢，抬起头瞄了一眼，又吓得把眼埋下去。

绚烂的烟花，爆破时开放满天，五彩斑斓。我妈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烟花不会掉下来，你看，多美啊。”

当我真正鼓起勇气想抬头看一眼时，烟花表演却结束了。人们纷纷起身离开。我趴在我爸的背上，扑面涌来四月温暖的风，携带燃烧后余烬的味道。

夜色渐浓。怕我爸累，我妈一直用手托着我的屁股。走一段路，又轻声细语对我说烟花燃放的原理。

朦朦胧胧的，夜空中似乎升起许多风筝。夜光的、深深浅浅的绿，像龙一样摆动身体。

那一串串，闪闪烁烁的，都是星星。

我站在窗前，烟花似乎永远不尽。闪耀的、上升的、爆炸后绚烂的色彩。

想起长大后，放假时学校都会发通知。好像寒暑假也要把我们攥在手里，要我们乖乖听话。粉红色的纸，传到手里时往往字迹还没干，一抹就是一大片。

信上布置寒暑假的实践作业，忘不了填上假期要注意安全的事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行字底被画了横线，是特别严重、特别重要的意思。

毕竟放假了，再严重再重要的警告，小孩子也不会在意。邻居家的小孩拉着我去放烟花。我不感兴趣，觉得这东西吵。然而他硬塞到我手里，是那种能举



着放的小烟花。燃烧时向外冒一簇簇火星，呼呼的声音像流水。

闪光。明亮。把巨大的花朵拿在手里，有时旋转一两圈，火星四处飞溅。

转天清早被我妈揪着耳朵叫醒。新衣服上的洞，她指着叫我看。

那些洞大大小小，外缘漆黑，内部是深深浅浅的灰白色。洞都是被烧的。

我说不出来话来。把脸扭过来扭过去，不敢看我妈的眼。

“是玩烟花烧的吧？”我妈问我，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是吗？”她又重复一遍，一眨不眨盯着我的脸。我还是不敢说话，愧疚和害怕在心底绕来绕去，最终粘成软绵绵的语气，颤巍巍地应道：“恩。”

“这是新衣服啊。”她把被子从我身上掀开，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下床，把旧衣服扔过来，“呼”的一声盖到我脸上。

不知她刚洗过菜还是什么，手心很凉。窗外是朦朦胧胧未亮透的天空，临近年关，“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从远方传来，空闷的响声，震颤我的心。我低下头，胳膊上被我妈抓过的地方，慢慢露出红色。

很疼，却不敢动，我就一直站在原地。我妈给我叠被子，掀起抖落时有细小的尘埃四处飞舞。停下时她又侧过头看我两眼：“过年也不让家长省心。”

“以后别想让我给你买新衣服。”

我想争辩，却不知说什么。暖气很足，但身上感觉冷。

新衣服上一个个洞，都在嘲笑我。我伸手想把它拿起来，想了想，又把手放下了。

再过年时回到了老家。

老家没有暖气，整日缩手缩脚。但寒冷自有它的好处，雪落在屋顶上长久不化。日头升起来雪水在房檐下结成冰，阳光照在上面散发出一层层复杂的光晕。

雪房子。下雪时，我站在远处看。屋檐屋顶，挂锁的门闩，墙角垂着的小铃铛，哪里都是白，朦朦胧胧的白。

年夜饭后被叫出去放烟花，我不敢放。去年新衣上的洞还在眼前，大大小小，被烧坏的，深深浅浅。

我在风里跺着脚，往手里哈气，又摆手拒绝了姑姑递过来的小烟花。我站在那里，对姑姑说：“你们放好了，我看着就行。”

我妈在近旁，她回头看我一眼，没说话。晚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

“没事，很安全的，这是冷火。”姑姑对我说，又示意我，“拿着。”

我犹犹豫豫，不敢去接。新衣服在商场的仓库里放置过一段时间，混合着棉质和塑料的味道，因为晚风里的火药味而格外明显。



006

绚

舞

扬

日光倾城

燃尽的火花落在地上，微微的火光，浅浅的红色。被风一吹，忽然亮起来。一会儿又黯淡下去。

熄灭的火药末，在风里四处撒散。

“姑姑给你的，拿着吧。”我妈从姑姑那里把小烟花接过来，递给我。

还是犹疑，把手举离身子老远。细细的烟花棒，藏青色，点燃时是渺小的火星，安静燃烧。

冷火。我想起姑姑的话。她像个小孩，举着烟花旋转，往表弟手里塞了好几根。我忍不住把指尖放在火星旁边，果然没有温度。小小的亮光溅到手上，转瞬没了光彩。但忽然感到指尖麻，又立马把手缩回去。

所谓“冷火”，却不是真正“冷”。

下雾了，四处茫茫的白。烟花棒燃尽后是炭黑色，握在手里很长时间，直到一点温度也没有，像四处的冷空气一样冰凉，才把它扔进黑暗的角落里。

姑姑和小表弟玩得很开心。我没再向她要烟花，和我妈跺着脚踩在冬天坚硬的地面上，远处回响除夕的鞭炮，姑姑和小表弟把玩着烟火棒，小小的光，小小的明亮。雾气飘飘荡荡，火光映在上面格外生动。

我叹口气，羡慕得眼圈都快红了。

夜深后爆竹更加热闹。天空不停变换颜色，窗户被震得“咣咣”响，而我却睡着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梦境不踏实，不自由。小时候的自己，长大后的自己，不停变化。我坐在体育馆的座椅上，屁股下凉凉的，因为大团美丽的烟花小声哭起来。

我站在雾气飘荡的黑暗中，两手空空，看着亲人们把玩烟花棒，心底堆砌满满的羡慕，快要溢出来了。

而后我又站在空地上，偌大的天地间只有我自己。大团烟花在我头顶绽开，他的颜色、形状美丽如初。耳畔吹进冰凉的风，我抬头的瞬间嘴巴鼻子呵出大团白气。烟花逐渐落下来，但他没有熄灭，保持燃放的态度，凝结住了，小小的绽放在我手心里。

深深浅浅的梦境，一直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是westlife的《home》：“Let me go home……”

不在意不代表忘记。

只是那些冰凉的记忆，冰冷的火光，烟花都已忘记了。



伞下亲人

文/大荷

大荷

笔名：大荷。真名：靳新。

在那条缓慢流进时间海的《巨流河》里，有回忆。

《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里的少年会告诉你，什么是救赎。

命运最后难以言说的真相，是胸口心尖上的一个《秘密》。

那年河水还未丰沛的时候，《深河》畔边静候佳音。

爱电影，爱故事，爱小说，及所有有魅力的事物。



008



日光倾城

[一]

认识若兰,源于高二结束后夏末的一场倾盆大雨。

我之所以会在这所全寄宿的学校里出现,完全是因为对于篮球的热爱。而若兰,则是单单因为要回校补课。

那个夏天即使到了末期,也是那么炎热。把世界衬托得就像一个巨大的冰淇淋,一点一点在融化。普通班级的同学大多躲在家里看球赛上网,不肯回来补课。我则是和阿加他们约好,来学校打球。当然,也有另一个原因。阿加看上了一个女孩儿,是文重班的学生。

刚刚放暑假大家一起出来的时候,阿加先是特别不好意思地鬼鬼祟祟地把我拉到了没人注意的地方,像个特务似的左看右看,然后凑近我耳朵,“阿林,我跟你讲,”他顿了一下,又朝四下张望,“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儿。”我转头看看他,沉默着示意他继续说,他撇撇嘴,“是我们学校的。”我有点疑惑,“那就去追呗。”我口气轻松得有些莫名其妙。

“是文重班的。”阿加拉下一张苦瓜脸。我把嘴张到刚刚好能容下一颗鸡蛋的大小,一脸看好戏的样子点点头,而后冲他特做作地眨眨眼。意料之中换来阿加对我肚子上的一拳。



我装作吃痛,就像疼得马上要死一样。然后我慢慢向人群那边退,阿加怒了,冲上来眼看就要揍我。我“啊呀”一声怪叫,成功吸引了包厢里别的哥们儿朋友的注意,而后趁阿加和大家一起恍神的功夫,成功跳上了原本摆着爆米花和啤酒罐子的桌子,一些空着或半空的罐子经不起我的折腾,“乒乒乓乓”地掉下去滚了一地。

“啊啊啊——”这回是大家一起叫了起来,趁着大家捡扶瓶瓶罐罐的乱,我顺手抢过小齐的话筒,截断了他在这种混乱情况下正拼命想深情唱给西西的《红豆》。

“来来来大家注意啊,”我拿着话筒边喊边注意着刚刚回神的阿加,“我跟大家啊……”我还没说完,阿加就扑了过来,我迅速跳下桌子,“通知一个消息,阿加要追咱学校文重班的女生了!”我看准时机,从小Y的话筒线上一跃而过,当然,阿加就成功被绊倒了,小Y的力气不够阻挡阿加的冲力,手一抖,大半瓶的啤酒直接淋了阿加一身。旁边的男生也站起来开始和阿加拉拉扯扯起哄来。一个男生拼命摇起一瓶还没起瓶的啤酒,而后拿牙齿咬了一圈,让瓶盖边缘翘起,再用拇指用力一推,“砰——”啤酒就像小型喷泉一样,冲向屋顶,然后落下,再次浇了阿加一头。

我则走到沙发的一角,静静看着阿加一脸无奈的表情。

阿加还是那么好脾气。就像两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一样。

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我的动机,我不是特别喜欢捉弄人的类型。但是这样做了之后,我静静退到一边,看着阿加像以前的表情。我突然就明白了。

我不过是想阿加还是以前的阿加。

仅此而已。



[二]

我认识阿加的时候,他身边还有苏嫣然。

苏嫣然是拉小提琴的。

据阿加述说,他和苏嫣然是初中的同学。他在初中时就认识了苏嫣然,只是苏嫣然一开始并不认识他。



010



日光倾城

那是在阿加进初中没多久的一次学校“十一”文艺汇演上。按阿加的原话就是，那时的苏嫣然，上台站定，侧脸架起小提琴，灯光舒舒啦啦聚起的时候，他就像突然见到了天使。

每次我听到这里，都会忍不住顺手拿起脚边半满的矿泉水瓶或是腋下的课本，“啪”地去砸阿加的脑袋。并且记录完胜。阿加没一次躲得过。我总是忍不住去嘲笑阿加没文化，就会拿天使那种词儿糊弄人。

但是，我相信阿加说的是真的。高中我很有幸和阿加还有他的苏嫣然同校。苏嫣然是真的美，很清纯的美。

后来阿加问我，你看见若兰的时候，觉得是怎样？

我摇摇头。不肯回答。我不怕阿加嘲讽我的文艺腔，只是不愿若兰也顺带被人嘲笑。

遇见她，就像探入我生命的一道光。

中午最后一节活动课我和阿加就在一起打球，直到下课大家稀稀拉拉一起去吃饭，我还是陪着阿加。他不肯休息，我便陪他一起。

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一回事儿。

据说那天下午十三时，气温最高达到39度。地球和我们一起发高烧了。

阿加最后也终于不行，向我摆摆手，低头一溜烟跑到阴影里的花坛边儿坐了下来。我看着他脚步磕磕绊绊跑过去的背影，摇摇头，认命地转身，跑去商店买来两罐冰得厉害的可乐向他走去。我也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就坐了下来，递过去一瓶可乐，阿加点点头，接过去，“砰”地拉开拉环，咕咚咚地猛灌起来。好一会儿他才从有些中暑的边缘缓了过来，“谢谢。”他看也不看我。我笑了，嘴上还是不肯饶过他，“怎么啊，这会儿才想起来感谢你恩人啊。”他看我笑的样子让我有些难受，总感觉他太失落。

我受不住了，用力拍拍他的肩膀，“都哥们儿，没事。”他看着我点点头，“是哥们儿帮我个忙吧。”阿加突然的一句话让我没时间多想什么，果断答应了下来，“好。”

然后愣了一下，我才想起来要问阿加什么事，“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啊？”

“追王希。”他转过头看着我，那对儿突然像拉开灯的眼睛，让我不可避免有种被算计了的感觉。

“啊？！”



[三]

011

第一辑
最初那些年

下午两节课后,阿加陪我一起去宿舍收拾东西。周六下午,住宿的学生大都要回家了。况且学校里只有我们准高三生在奋斗。

我弯腰在柜子里翻来翻去的时候,阿加就一直靠着床边跟我“叽里呱啦”地一直说,一直说——为了我能完全掌握他的“追希计划”。站一边被一直骚扰不得安生还一直自我安慰听不到听不到的我,听着听着终于忍不住发飙了,“阿加!”他被我突然放大的音量吓到了,“啊?”我索性把还没换好被罩的被子往床上一撂,“过来帮忙。”

我觉得很虚弱,我也没办法跟阿加那种四肢发达却毫无脑筋的人计较什么,不是么?

他居然要我扮怪叔叔去半路截王希。阿加这个白痴,被偶像剧给骗太惨了。

拜阿加所赐,我们两人终于收拾好一切走出宿舍门洞的时候才发现,外面在下一场滂沱大雨。

“Shit!”我微微眯起眼睛,抬头看着天边那个大大亮亮的太阳,感觉那太阳就像在嘲笑我们似的。阿加也在一旁摇头晃脑地念叨起来,“天有异象,必有异事。不是大凶,就是福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实在忍不住了,转过头,“闭嘴!”

“呵呵。”突然听到有些模糊的笑声,不会真是凶相撞鬼了吧?

转过头,雨帘中,是对面女生宿舍出来的两个女生。然后看见一粉一蓝两把伞在雨幕中被撑开,两个模糊人影慢慢走过来。“一起吗?”一个略高瘦弱的女生问我,另一个长得甜甜的女生也笑着靠过来,“没带伞就一起吧,别不好意思。都是同学。”我是打心里想答应的,于是转身想表面问问阿加意见,这会儿却发现他人早就呆得僵掉了。“喂喂。”我略带不满地叫他,还拿手在他眼前乱挥一气,“回魂。”

阿加意外地没反击我的打闹举动,他回过神来,点点头回答,“好。”

他刚想走到那把蓝伞下的时候,那个笑容甜甜的女孩就直接拉他过来了,“这边啦。”阿加突然面色紧绷,印堂发红。“为,为什么?”结结巴巴都快不会说



话了。“因为你比较低,我和你另外的那朋友打伞会很困难。”这下阿加更窘迫了。我索性不等阿加争辩了,爽快地躲进蓝伞下,接过女生的伞柄,说道:“走吧。”

路上大家聊得很愉快,而且都是一道儿去一个车站等车,就决定一起走了。只是路上阿加比较沉默。

交换名字的时候,我先开的口,“高三13班的林奇,阿林。”然后我看了眼憋得要命的阿加,只好认命地连他一块介绍了,“他和我同班,徐加洛,阿加。”笑容甜甜的女孩儿也开口了,“高三8班的王希。”我愣了一下,8班,文科重点班,王希?王希!

在我被震惊得有些缓不过来的时候,旁边的另一个女生没发觉什么,也开口了。“我叫林若兰,和小希同班。”我寻声机械地转过头,看着她,她微微露出了一点笑容。清澈的眼角流光溢彩。

遇见她,就像探入我生命的一道光。

[四]

阿加是一路追着苏嫣然从初中到高中的。

阿加那个拼命三郎,因为这件事,几乎搞得全校尽人皆知。我承认学校里追苏嫣然的人一直很多,但是像阿加这么专注一直追了好几年的,真的只有阿加一个人。

高二刚开始的时候,苏嫣然终于接受了阿加。他俩也一度成为班上乃至学校的情侣典范。当然,结局不用猜也会知道。阿加一直追逐着苏嫣然,直到她要去美国继续学业和小提琴,阿加还是耐心地等待幻想,计划着大一大二就也留学追她去美国。直到苏嫣然的一封表面是道歉信实质是分手信的东西发进了阿加的邮箱,阿加还是不愿相信。但是,苏嫣然就像是早就料到了阿加的不甘心,她竟然断了所有和国内同学朋友的联系。任凭阿加像个疯子一样不分昼夜去给曾经和她有一些关系的所有人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差点被当成职业骚扰嫌犯被人报警。

最后在我和其他朋友都没办法的时候,高二校庆上,苏嫣然出现了。一整场